觀申韓之術其責名實循勢理雖畧放於道家因應之說迺其實則苛察繳繞正老子所謂察察之政以此言之固不可以爲原於道德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曾不得與老聃之役齒惡可取其一節之或似而猥使之同傳哉自遷創此論或者因傳會其說使老子負謗於後世遷不得辭其責矣

讀老子評終

道德眞經義解卷之一

息齋道人解

道經上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變至於念念遷謝俯仰之間未嘗少停至所謂道則無始無終天地有盡而此道無窮是之謂常常之爲道不可行而至亦不可名而得使其可行即非常道

使其可名即非常名自未始有天地而眞常之理已具於無名之初故無名爲天地之始及天地既判高下之名生萬物自是而滋故可以名者物之母也聖人體眞常之道以出入於有無之間故妙者大道也無也徼者小道也有也吾欲觀其妙則與妙同入而歸於無吾欲觀其徼則與徼同出而游於有妙即徼徼即妙有即空空即有其本同其末異故同謂之玄不獨此也至於玄之又玄即能使衆徼之間無非衆妙是謂衆妙之門言其於徼妙有無之間無揀擇而皆妙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於妙下可以通於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此章言吾之本性自未始有物孰爲美孰爲惡孰爲善孰爲不善及有生既立形名遂分人皆知美之爲美然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人皆知善之爲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聖人知之必立於物之先順物自然爲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爲未嘗爲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有爲非我之爲

順物而已故為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於末而居於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能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有矜有伐即為尚賢有愛有取即為貴難得之貨有見有色即為可欲以一身言之心為君耳目鼻口手足支體為民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我以矜伐先民則民各矜其能矜而不已則其勢必至於爭我以愛取先民民各取其取取而不休則其極必至於盜我以可欲為心貪得不止凡有見於前動於目無不欲得則其極必至於亂是以聖人虛其心弱其志强其骨實其腹夫心與志人之道也骨與腹天之道也聖人天而不人衆人人而不天所謂天而不人者心循腹也志循骨也傳曰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猷而已蓋易足者腹難足者心聖人在天者其實如腹其堅如骨莫知所以實而實莫知所以堅而堅既實且堅則心不期虛而虛志不期弱而弱矣衆人則不然一於人而不天故爭奪取與心志內强心狂則貪愈取而愈不足是腹未嘗實也志滿則怠怠則不足與有然是骨未嘗强也聖人內守既明外不足以動內是使民無知無欲也夫有知則必雜有思則必邪物之所不能免聖人知不雜思不邪我能知知不能為主是謂知者不為所知既眞所為不亂故知亦無知為亦無為以此施之國施之身則無不治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沖虛而妙迫而取之若不可得故曰或不盈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物物自道而道未嘗物故曰似萬物之宗古之學道者未嘗有進而必為之志挫其銳者不必為也未嘗有畏而不為之心解其紛者無不為也未嘗取善而為美和其光者不取善也未嘗惡惡以為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住而不住於湛然故似或存吾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大仁不親雖若不親而其仁無不徧小仁親親雖若親親而其仁有不徧矣故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初非物物而親人人而愛如已祭之芻狗若用非用若棄非棄若貴非貴若賤非賤其視物如芻狗其自視如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不自知其生風風亦不自知生於橐籥故愈動而愈無窮儻必欲以仁親物則仁必不徧儻不以虛應物則應必不周今以言求言尚將恐竭而況欲以一身親萬物哉不若中虛內守時然後言吾不知其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神藏於體猶山之藏谷故曰谷神虛以實為體實以虛為用谷神無體寓於有體而不死者由其致養於玄牝也玄者天也於人為鼻牝者地也於人為口鼻以虛而納天炁口以虛而食地精故玄牝之門出入精炁人之所以不死者以其根本天地也若能知其節制因其自然以不用用之常使綿綿若存猶谷之虛則神動天隨無不應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一日捨由其施物不已其生物不測天未嘗愛其施地未嘗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由其不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心不變不壞浩然與天地同流故於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為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猶其所得以非身為身故天下之有身莫我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成人之私物得其私我得其得是謂兩得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

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上善利物不擇處所苟有物吾斯從之故其善若水上雨露下而江河不擇地而處不擇物而施雖汙穢之所無所不周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一道聖人之利物亦然居不擇方故所至為善地心不自私故所蘊為善淵施不擇物故所與為善仁口無擇言故所言為善信循理而行行無不正故其止為善治無心於事事無不成故其事為善能未嘗有動動必中節故其動為善時蓋衆人所趨聖人之所棄聖人之所有衆人之所無未嘗與物同途故我未嘗有爭於人而人亦無尤於我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知莫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為善也知其銳而揣之不若未嘗銳之為得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為不善而況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盈而益驕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不知其止富貴而驕未能驕物先喪已心是為自遺其咎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道猶此況於人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洞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

載者初也營者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自初造魄抱魂於魄能使魂魄相抱一而不離乎嬰

兒者陽氣未散內和以柔非嬰兒之能然乃專氣之効不期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一而不雜能如兒子乎超然玄覽非不善也然此心未忘則不足以語道故能滌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愛民愛始不周以事治國國始不治清靜臨民民將自化故曰能無爲乎陽動而開陰靜而闔一開一闔變化所出然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爲雌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爲然猶爲靜塵所累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爲礙故曰能無知乎聖人於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取以爲有爲而不恃以爲功長而不自以爲主非體玄德不能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身爲有神爲無神藏於身以虛用實故耳非虛不聞目非虛不見鼻非虛不嗅口非虛不納身非虛不觸故利雖在實用則在虛如三十輻以爲轂非虛則轂無以運埏埴以爲器非虛則器無以容鑿戶牖以爲室非虛則室無以明耳目鼻口集而成身然五官非虛不用神非虛不舍虛之爲用大矣哉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目能視色然目以色盲耳能聽音然耳以音聾口能嘗味然口以味亡田獵馳騁取貨無厭皆由心

能取而生然亦由能取而喪蓋神藏於內而耳目心口分神之用為視為聽為嘗為知若視不出色是以色奪視也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嘗止於味是以味奪口也心止於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奪於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曷若返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見見為目聞不以聲聞聞為耳嘗不以味嘗嘗為口知不以心知知為心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留易足以無情非如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目馳於外腹止於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託於天下

何謂寵辱若驚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是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夫寵與辱皆非吾素得寵若驚恐其辱之將至也失辱若驚恐其寵之方來也故畏寵如畏辱得寵如得辱故曰辱為下知其皆自外來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然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則又何患身未可無思其不思則大患必有患未可免思其可免則吾身不亡惟貴大患如貴吾身然後可以免患不獨此也故貴天下如貴吾身然後可以寄天下愛天下如愛吾身然後可以保身以可以託天下蓋以大患為身患然後可以保身以

天下之患為身患
然後可以保國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為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視之不見不可以色求也聽之不聞不可以聲取也搏之不得不可以形索也既不為色形器之所囿則所謂元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混而為一雖寄於明而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昧未嘗須臾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雖歸於無物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恍惚者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之謂也其來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古道以御今有則今猶古也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猶今是謂道紀道紀者無去來古今之謂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久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士之微妙玄通者其遇物若冬涉川不果於行也若畏四鄰不果於知也儼若客不自以為主也渙若氷釋不自以為固也敦兮若朴不自以為文也曠兮若谷不自以為實也渾兮若濁不自以為清也人見其似濁矣靜而觀之久則徐清人見其安於不為矣動而試之久則徐生惟聖人然後能養清於濁養動於靜故常清常動而未嘗盈言其得所養也惟其得所養故能以弊為新以常為變若以新為新則其成不終日而竭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虛者道之極靜者道之始故於靜言守於虛曰極蓋言學道者篤於守靜以為本極於至虛以為成方萬物並作吾不與之俱作而徐觀其復所謂復者窮理盡性以致於命也凡人必假四大以成體地堅水濕風動火煖相合為身方其芸芸馳驅四大與物皆遷不知其復也及風火既離地水漸壞則此覺知依何而住乃知此覺外緣既散止歸自心心為身根由有妄想養成客慧故有塵勞不能自靜妄想既除客慧自息吾之心體本自湛然是為歸根根曰靜是謂復命命者吾之天也既識其天則不變不異知其不變是之謂常人之所以妄作者蓋由客慧流轉不知自心流轉不停而生禍害若以本靜元明照知客慧不取流轉識之常常是之謂明內體至常譬如虛空不拒羣相如是

則容物物自容非去非取如是則公公則王王則天天則道道則久愈久而愈尊愈大而愈光明故沒身不殆夫自歸根至復命非守靜者不見至若自容至久則非虛極者不能此首章所以先言之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上德下知有之而不能識之其次親之譽之則識之矣其次親譽不足則從而畏之其次畏之不足則又從而侮之矣蓋不親即畏不畏則侮自然之道夫下之所以不信其上者非必下之過也由信不足於上故陳之疑於下而不足怪聖人自信既篤猶兮不言及其事成功立百姓莫知其所以然之雖欲不信之有不可得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惠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道散則降而生非偽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而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煦為仁而人以煦煦懷其仁孑孑為義而人以孑孑懷其義使大道之行以公天下則仁義又何足以進於其前哉不幸而又有小智小惠者竊仁義而行之則偽自此滋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偽既多無非非者群非之中稍有自異於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慈孝家國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

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降而愈下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聖者不自以為聖智者不自以為智使聖智而可絕皆非聖智也仁者不自以為仁義者不自以為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大利不見其利使巧利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於外者無其形衆人竊其似以亂其眞故令見於外者有所屬無其形者利物而物不知有所屬者徒足以亂天下而已聖人惡僞之足以亂眞故欲絕其本原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素抱先民民見其見素抱朴則不敢以文欺物不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欺